

2022年第15期新闻稿：我们不想要一个分裂的星球，  
我们要一个没有藩篱的世界



《致敬和平》埃弗尔·丰塞卡（古巴）作于197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03年，当美国挑起对伊拉克的非法战争时，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讲话**说：“古巴绝不会向他国人民投掷炸弹，也不会不派数千架飞机轰炸城市……古巴的万千科学家、医生深知其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古巴是有一个军队，但它的目的不是战争，而是卡斯特罗口中的“白衣军团”。最近，古巴亨利·里夫医疗队无私奉献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为抗击新冠疫情贡献力量。

卡斯特罗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活法。一种是活在炮火连天的世界，武器泛滥，人心惶惶，战争持续不断。一种是活在由教师、医生、科学家、社会工作者、作家、歌手等等组成的世界。我们愿意相信那些合力建设美好世界的人，而非如今这个战争连连、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丑恶现象泛滥的世界。

我们不禁毛骨悚然，担心新的铁幕降临，中俄两国受到包围的威胁，世界分裂为几大阵营。但这并非现实，因为正如上周**新闻稿**所述，当今世界矛盾重重，并非一切确定无疑。即使是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印度等美国亲密盟友也不能与中俄断绝政经联系。否则将陷入衰退，造成经济混乱，受战争和制裁影响的洪都拉斯、巴基斯坦、秘鲁、斯里兰卡便是先例。精英阶层的贪婪以及外国大使馆使得这些国家饱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击，燃料价格上涨造成经济危机，后演变为政治危机。



《坦克》谢尔盖·格里涅维奇（白俄罗斯）作于2013年

战争的结局要么是一国政治体制瘫痪、社会能力衰竭，要么是停火谈判。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战争的结局是该国风雨飘摇，社会混乱，火药味仍在空中弥漫。利比亚的命运不应在乌克兰等任何地方重演。但这却注定是阿富汗、索马里、也门人民的命运，战争将他们逼入绝境，而挑起这些战争、提供武器并从中受益的都是西方。

当代俄罗斯出现于苏联解体之际，叶利钦以坦克压阵，在俄罗斯议会发动政变。如今的俄罗斯当权者以如此暴力开端为鉴，从战乱国家吸取教训。他们决不愿遭受利比亚、也门、阿富汗等国所受的劫难。俄乌谈判正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进行，但双方必须增加互信，方有望达成协议。不仅乌克兰战争亟须停火，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广泛威胁行动都应停止。



《无垠绿野》斯维特拉娜·鲁马克（俄罗斯）作于2017年

施压行动是何物，又为何花费笔墨谈论？只喊“俄罗斯撤出乌克兰”不就行了？这个口号虽然正确，但无法解决最初引发这场战争的深层问题。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先是通过叶利钦（1991-1999年在任）、继而通过普京（1999年起在任）挥动权财大棒。首先，西方通过摧毁俄罗斯社会网络，放任权贵阶层吞噬社会财富，使其人民陷入贫困。然后，拉拢俄罗斯的新晋富豪投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其中就包括英国的足球俱乐部。西方支持叶利钦和普京先后发动两次车臣战争（1994-1996年和1999-2000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997-2007年在任）曾签发对俄军售额度签到手软。2000年，他在欢迎普京到访伦敦时**表示**：“我

希望俄罗斯与西方团结一道，共促稳定与和平。” 布什总统于2001年形容道，从普京的眼神可直达他的内心，**赞扬**他“为人直率，值得信赖。” 同年，《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鼓动**读者“继续支持普京”。俄罗斯富豪正是在西方一手扶植下吞没了这个国家，尽显专横跋扈之姿。

一旦俄罗斯政府不认可与欧美交好的计划，西方便开始妖魔化普京。这样的戏码不断上演：伊拉克的萨达姆先是美国口中的大英雄，后来又成了大恶人；巴拿马前军政领导人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也是如此遭遇。如今的博弈已登峰造极，危险尤甚。



《受害者》沙克尔·哈桑·赛义德（伊拉克）作于1957年

当前局势表面之下暗流涌动，一如今年第10期**新闻稿**所强调的。美国单方面破坏国际军控架构，

于2001年退出《反导条约》，2018年退出《中导条约》，扰乱威慑政策。2018年12月，美国伙同盟友以微弱优势**阻拦**联合国大会通过捍卫《中导条约》的决议。普京逐渐表达了安全承诺的必要性，他所指的承诺方并非乌克兰，甚至不是北约，北约不过是承载华盛顿野心的大号特洛伊木马；俄罗斯需要美国直接的安全承诺。

原因何在？因为美国政府在2018年**宣布**外交政策有变，表明将强化与中俄两国的竞争。北约在该两国附近的军演也是俄罗斯安全担忧的原因。美国的黠武穷兵在其《2022年国防战略》中**暴露无遗**，文件称美国“有打赢必要冲突的胜算，首要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挑战，其次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此处关键在于美国“有打赢必要冲突的胜算。”这种唯我独尊、争强斗胜的心态是反人类的霸道态度。必须结束美国对欧亚的威胁行动。



《神秘领域》阿贝尔·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作于2017年

我们不想要一个分裂对峙的世界。我们要一个敦本务实的世界：一个妥善处理气候灾难的人道世界；一个希望结束饥荒、扫除文盲的世界；一个令人不再绝望、重拾希望的世界；一个白衣军团壮大，好战部队减少的世界。



有些人在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爱与希望、驱除仇恨与恐惧的世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弘扬他们的事迹，传播他们的声音。内拉·马丁内斯·埃斯皮诺萨（1912-2004）便是这样的模范，她也是《苦难的妇女，抗争的妇女》（*Women of Struggle, Women in Struggle*）系列研究文章**第三篇**的主角。我们口中的内拉领导过厄瓜多尔共产党，她建立了不少提振人民信心的机构，包括反法西斯阵线、妇女联合会、支持厄瓜多尔土著权利的组织以及捍卫古巴革命的平台。1944年，在厄瓜多尔光荣五月革命期间，内拉短暂地领导过政府。她终其一生都在为美好世界的奠基而不懈奋斗。

2000年，作为争取和平与反对干预妇女大陆阵线（Women’s Continental Front for Peace and against Intervention）的主席，内拉抗议美国在曼塔市建立军事基地。内拉表示：“殖民现象死灰复燃了。我们如何摆脱这次的殖民？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懦弱自圆其说？”

最后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不想要一个分裂的世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铁幕降临。我们必须克服自身的恐惧，为一个没有藩篱的世界而奋斗。

热忱的

Vijay



